

孟晖 著

潘金莲的发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潘金莲的发型 / 孟晖著. —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0.1

ISBN 978-7-305-05819-6

I. 潘… II. 孟… III. 社会生活 - 史料 - 中国 -
古代 IV. D691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4916 号

潘金莲的发型

孟 晖著

The Hairstyle of Pan JinLian

by Meng Hui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

邮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潘金莲的发型

著 者 孟 晖

责任编辑 沈卫娟

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×965 1/16

印 张 20.75

字 数 282 千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5-05819-6

定 价 42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sales@NjupCo.com(销售部)

press@NjupCo.com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-16

潘金莲的发型

孟晖 著

M588.02



宋·佚名《层楼春眺图》。

目 录

服 饰

- 花落知多少 9
- 附：遗落的笑靥 20
- 张生的礼物 27
- 潘金莲与鬢髻 37
- 晋代名士的休闲服 46
- 万里远来的衣袂 55
- 李清照的时装 63
- 附：闹蛾满城狂欢夜 68
- 开合里的风光 72
- 附：南朝的裙裤 77
- 披风小识 81
- 附：民国的女袄 101
- 黄金与翠羽的华服 105

饮 食

- 唐人美点——糖酪浇樱桃 115
- 酥·酥山·冰淇淋 120



宋·佚名《荷塘按乐图》。

附：金盘点酥山	126
蜜沙冰·乳糖真雪	129
花露天香	135

起 居

得几而止	147
被底的香球	161
附：玫瑰花的妙用	163
珠帘秀	167
帘影玲珑	177
冰块の遭际	187
梅花络	196
琉璃、玻璃与《红楼梦》	208
附：琉璃的奢侈	218

鉴 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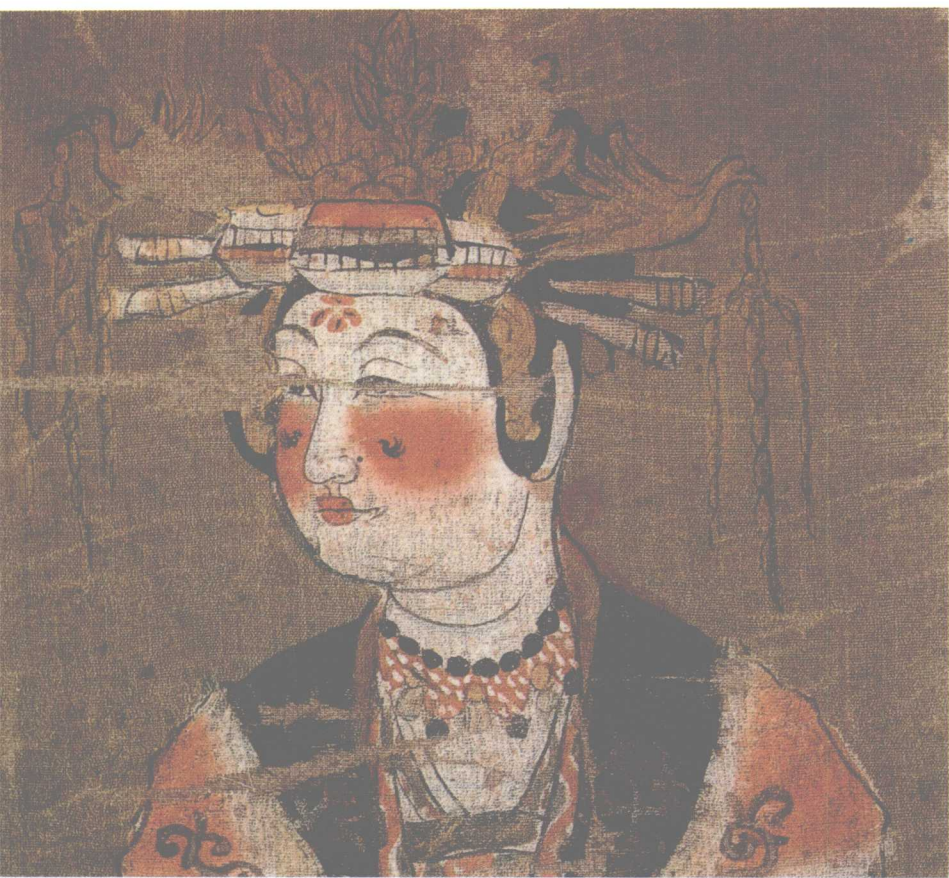
想念梦幻的桂旗	227
空中一朵雨作的云(外四章)	243
人间的天堂与地狱	246
映照死亡的是生命	251
清香悠远的灵性之筏	255
尘梦哪如鹤梦长	259
洗澡水的色情想象	264
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	279
与伟大的过去重逢	289
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	299
当晚明遭遇楚辞	309
世界的青花	315
后 记	327



敦煌第 130 窟盛唐壁画《都督夫人礼佛图》(段文杰摹)。

1

服 饰



北宋初年,东京女性流行用黑光纸剪成“团扇”贴饰面庞,昔日的流行被保存在艺术作品中。
图为大英博物馆藏宋代《父母恩重经变相》局部。

花落知多少

在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中，曹雪芹把他对女儿国的狂想推到了一个高潮。其中，香菱和芳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人在“红香圃”外斗草的情节，是谁读了都会难忘的。其实，相同的场景，早在数百年前，就在一位女性诗人的笔下呈现过，曹公此刻的文思，很可能是受到了这位女性前辈的影响：“斗草深宫玉槛前，春蒲如箭荇如钱。不知红药阑干曲，日暮何人落翠钿”（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）。同样是富贵但封闭的环境，同样是稚气未脱而不得自由的少女，同样是新鲜的春光，甚至游戏也是同样的，只不过，在花蕊夫人笔下，具体的人物身份成了宫女，而地点则是在五代西蜀的宫苑。也是在红芍药花怒放的花栏前，这些年轻的女性想必也是“满园玩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，坐在花草堆里斗草”，这个拿着蒲草，说它像箭；那个拿来荇叶，说它像钱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这一个说：‘我有观音柳。’那一个说：‘我有罗汉松。’那一个又说：‘我有君子竹。’这一个又说：‘我有美人蕉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星星翠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月月红。’这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牡丹亭》上的牡丹花。’那个又说：‘我有《琵琶记》里的枇杷果’”，显然是作家利用了小说篇幅的优势，把相同的情节展开来尽情地加以发挥而已。有意思的是，彼此相隔数世纪的两位作者，接下来都把笔锋转到了女性妆饰上，也许潜在的逻辑是，在绚烂的芍药花前，只有女性的服饰、容妆才足以与之争艳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这是一条与花光相辉映的石榴红绫裙，在花蕊夫人的宫词中，却是一点在色彩上形成鲜明对比的“翠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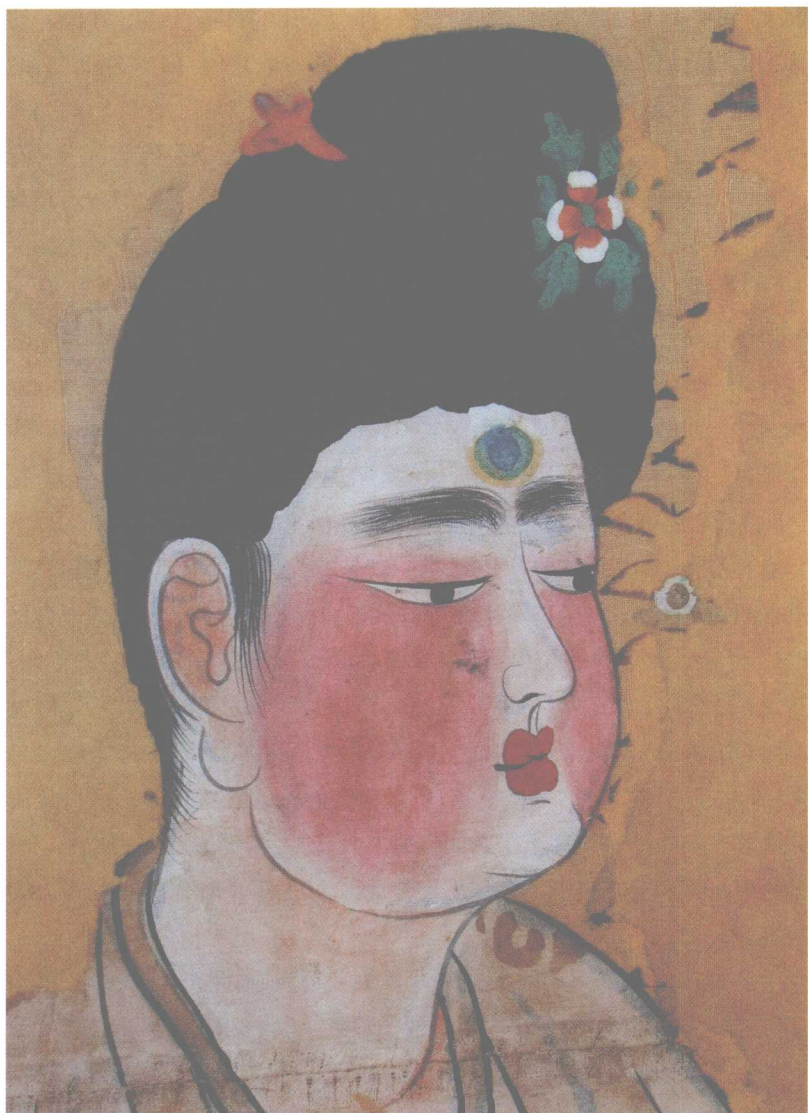
一点翠钿，被遗落在了芍药花栏的栏杆前。这个小小的场景，很容易就被人忽略而过，实际上，自它产生以来，也确实一直被忽略着。单从字



明·陈洪绡《斗草图》局部。

面上,我们就不难猜测出,“翠钿”是一种女人用的首饰,因此,好像一切都很明白,没什么可多说的,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个“绮艳”的场面而已,而“绮艳”,一向就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让我们还是赶紧从这个冷僻的角落掉转目光,去关注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主题……但是,且住,有人应该注意到,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么简单,在花蕊夫人的《宫词》中,出现过这样一位宫女的形象:“翠钿贴靥轻如笑,玉凤雕钗袅欲飞。”谜底因此而破解了:花蕊夫人词意中的翠钿,并不是“泛指”,不是在笼统地指称一般的首饰,她笔下的对象非常明确。这里所涉及的,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特殊的化妆风气,正所谓“素面已云妖,更著花钿饰”(杜光庭《咏西施》),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,女性们流行用各种各样的小花片,来贴在脸庞上、鬓发上,这些小花片,就被叫做“花钿”,或者“花子”、“面花儿”等名目。想当年,花木兰从沙场上九死一生地归来,她要恢复女儿身了,其中所必需的手续之一,就是“对镜帖花黄”。后人也正是借助着这诗句而知道,至少从南北朝时代起,用一片片小花片来装饰自己的面容,就已经是女性中最普遍的化妆术了。只不过,在花木兰的年代,普遍的是黄色的“花黄”,而到了花蕊夫人的时期,绿色的“翠钿”变得最为时髦。原来是“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,偏宜贴翠花钿”(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一本第一折),这“翠钿”不是簪钗,不是绫绢假花,而是花钿的一种,是用来贴饰在脸上的。发髻上玉雕的钗头凤其势如飞,嘴唇边笑涡儿所在的地方贴一对绿色的花钿,做出人工的笑靥,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美人的标准照。

此刻正是《花间集》的时代,也是翠钿大行其道、风光无比的时代。除了充当假靥,它更多的是高踞在女性的额头上、眉心间,比如,有一位“眉间翠钿深”的美人,斜倚在枕上,覆盖着鸳鸯锦被,在帘外传来的嘤嘤莺啼声中,情思百转(温庭筠《南歌子》);另一位刚刚起床的美人,睡意未消,意态慵懒,头上用白玉簪固定的花冠都偏歪了,但是,此时的她“翠钿金缕镇眉心”,对着小庭中的斜阳轻风,杏花零落,一腔深深的情愁,无可诉说(张泌《浣溪沙》)。当然,翠钿也可以贴饰在面颊上,比如就有一位“翠钿金压脸”的美人,在“牡丹花谢莺声歇,绿杨满院中庭月”的春残时节,在寂寞的香闺中,灯光影里,因为思念远人而泪水纵横(温庭筠《菩萨蛮》);而另一个



额头上先绘额黄,然后在额黄上再贴翠钿(新疆阿斯塔那出土唐代侍女绢画局部)。

境况类似的女性，倚在屏风上独自哭泣，泪水顺着双颊流过颊上的花钿，把这小小的花子给打湿了：“谁信损婵娟，倚屏啼玉箸、湿香钿”（毛熙震《小重山》）。

在当时最时兴的花钿样式中，能够与翠钿一争高下的，是金箔做的金钿：“少妆银粉饰金钿，端正天花贵自然”（陆畅《云安公主出降杂咏催妆》之二）。因为金钿薄如蝉翼，也被呼作“金蝉”，词人张泌就曾经偶然在市井上撞见一位不知名的风尘女，脸上是“蕊黄香画贴金蝉”，让词人一时深深为之打动。用金钿做成的人工假靥，就叫“金靥”，孙光宪在《浣溪沙》词中描写了一处落花绕阶、画帘垂地的黄昏的闺阁，一切都是无情无绪的，薰笼中是残香，人也是残妆：“腻粉半粘金靥子，残香犹暖绣薰笼。”金靥子只是半粘在女性脸颊的香粉上，显然随时都可能掉落，但这位女主人公也懒得去收拾，因为“蕙心无处与人同”，她正忙于自己的寂寞呢。顾夔《甘州子》中描绘：“醉归青琐入鸳衾，月色照衣襟。山枕上，翠钿镇眉心。”而在他的一首《虞美人》中则提到，在“晓莺啼破相思梦”的早晨，词中所写的女性“宿妆犹在”，这显然正是《花间集》时代美人们的普遍作风，即使在夜晚也不把花钿等等面饰去掉，于是，词人们笔下的一个个感情失意的女主人公，她们多愁善感的面庞，就始终被翠钿或金钿映衬着，无论在一腔幽恨的白昼，还是情潮暗涌的夜晚。

只有在这样稍稍地留了心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花蕊夫人的匠心所在。原来那被忘记在芍药花下的翠钿，不是一般之物，它曾经亲昵地贴依着女性的肌肤，把女性的面容映衬得更为迷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像最亲密的伙伴一样，陪伴着女性，见证了她的欢乐，她的寂寞，她的幽密心情，知道她所经历的每一个不被他人关心和注视的白天和夜晚。但是，那天真的女孩子本人，却不知道珍惜这小小的面饰，一阵短暂的欢乐，就让她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，以致在它翩然飘落的时候，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和凝在一首《宫词》中描写了非常相似的场景：“碧罗冠子簇香莲，结胜双街利市钱。花下贪忙寻百草，不知遗却蹙金蝉。”少年宫娃戴着碧罗莲花瓣装饰的冠子，佩带的彩结绾成双胜的样式，上面还串着利市钱——真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——忙着在花下寻找各样花草，以便与同伴们斗个高低，蹙金的花钿掉落了也不知道。



面贴花钿的唐代舞女(长安郭杜镇唐狄仁杰墓壁画)。

由此,也许我们还该进一步地注意到,在当时的真实生活中,类似的场面似乎并不鲜见,不仅花蕊夫人看到过,另一位诗人张夫人,也看到过。在某一个早晨,这位张夫人在闺房前,拾到了女友的花钿,并且为此写了一首诗送赠女友韦氏:“今朝妆阁前,拾得旧花钿。粉污痕犹在,尘侵色尚鲜。曾经纤手里,拈向翠眉边。能助千金笑,如何忍弃捐”(《拾得韦氏花钿以诗寄赠》)。难得的,在唐诗中,我们听到了一个女性向另一个女性发出的声音,体会到流露其中的温暖的女性友谊。张夫人对她的女友的劝告,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,是的,那小小的花钿,沾带着唐代女性脸颊上的香泽脂粉,尽管经历了漫漫时光,仍然在文学与艺术中鲜艳照人。经女性的手轻轻拈起,它们被装点黛眉边,让她们的笑容更其动人。与女性曾经如此相亲相近的东西,又怎么可以轻易地忽略,遗忘?

于是,我们就不由得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屡屡地会有花钿,在唐人的生活中,在唐代文学中,翩然落下?就让我们花费一点耐心,暂时忘记“诗以言志”的大道理,利用那些已成经典和未成经典的古人的作品,来对花钿做一点知识考古吧。不管今天的人怎么想,在那个时代的男人眼里,花钿就是性感的象征。贴有花钿的脸庞,对他们来说是无比的美艳,无比的诱惑。女性贴饰花钿的动作过程,也让他们一次次地被打动。贴花钿,是当时女性天天都要重复的功课,是化妆中的一道必要程序,就在她们专心地用一个时代的时尚来武装自己的时候,另一个性别却悄悄地,带着好奇和爱恋,观察着她们此时此刻的情态。在这一刻,男人也变得细致和温柔,于是,在他们的笔下,女性生活中独有的场景被细腻地描状了下来。正是借助了男人的目光,后人得以看到女性在准备贴金钿之前,用舌头把它润湿的特写镜头:“舌头轻点贴金钿”(赵光远《咏手》之二)。这就引起人的好奇了,何以要用舌头去舔金钿呢?原来,安贴花钿,是利用一种特殊的“呵胶”,“呵胶出辽中,可以羽箭,又宜妇人贴花钿,呵嘘随融,故谓之‘呵胶’”(宋叶廷珪《海录碎事·百工医技》)。这种呵胶,只要对着它呵嘘一会热气,就能变得软粘,所以“宜妇人贴花钿”。显然的,花钿就像今天的邮票一样,在背面涂有呵胶,平时是干的,当女性需要的时候,也像今天使用邮票一样,用舌头去舔润一会,让呵胶遇热变软,然后就可以贴用了。说实在的,也许古代的花钿比今天的邮票在使用上还更方便呢,因